

【許烺光著作集】

9

徹底個人主義的省思

心理人類學論文集

許木柱譯

國立編譯館主譯

徹底個人主義的省思

心理人類學論文集

許 木 柱 譯

國立編譯館主譯

台北 南天書局 發行

徹底個人主義的省思：心理人類學論文集／

許木柱譯；國立編譯館主譯。--初版。--臺北市：南天，2002[民91]

面：公分。－（許烺光著作集；9）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Rugged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 essay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ISBN 957-638-604-7（精裝）

1. 民族性 — 論文, 講詞等

535.707

91022810

許烺光著作集 9

徹底個人主義的省思

新台幣600元

2002年12月初版一刷

譯者：許木柱
主譯者：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魏德文
出版者：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網址 <http://www.smcbook.com.tw>
電子郵件 E-mail: weitw@smcbook.com.tw
☎(886-2) 2362-0190 Fax: (886-2) 2362-3834
郵政劃撥：01080538 號（南天書局帳戶）
印刷廠：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57-638-604-7

RUGGED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Essay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Francis L.K. Hsu

This work was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Knoxville, in English in 1983, under the title *Rugged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Essay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This Chinese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2002,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ISBN 957-638-604-7

《許烺光著作集》中文版代序

今天《許烺光著作集》之得以問世，可以說是無心插柳成蔭的結果，也可以說是很多因緣際會把國內外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許多專家學者聯合起來共同完成的結晶。

面對這份成果，對於原著者自然有份難以言喻的深刻感受。首先允許我代表原著者烺光向每一位致力參與這部著作集工作的人士，獻上最誠摯的謝意。

記得早在1984年時，烺光的學生也是好友美國舊金山大學畢業的教育博士徐隆德先生，是透過台灣國立編譯館及巨流出版社的贊助下，第一位將烺光的經典之作《中國人與美國人》(*Americans and Chinese*)翻譯為中文的成功譯述家。由於這本中文譯本的廣泛流傳，引起了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從事社會人文科學研究人士的注意與興趣，並被海內外多所高等學府採用為教科書或輔助教材。

到了1991年，由於台灣大學余伯泉博士、尹建中博士、黃光國博士、孫中興博士與中央研究院的許木柱博士、張瑞德博士、單德興博士、王國璋博士及雲南大學王芃小姐等人的觸機與腦力激盪，決議續邀在美的徐隆德博士共組《許烺光著作集》翻譯委員會，由徐博士任總召集人，就近在美與烺光聯絡並徵求同意，將烺光前後發表出版的一百多種英文原著書籍與期刊文章予以整理，挑選其中精華翻譯成中文，以期對他的學術理論有一個客觀、全面性的介紹。這種構想經與台灣國立編譯館磋商，立即獲得趙麗雲館長的贊同，而使得這個在中

國譯述界的巨大學術工程，得以在次年正式展開。因此，國立編譯館在《許烺光著作集》的整個作業籌劃過程資助甚大，我相信烺光對國立編譯館與趙館長的感激是無盡的。

目前許氏著作集已選定《祖蔭下》(*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驅逐搗蛋者：魔法、科學與文化》(*Exorcising the Trouble Makers: Magic, Science and Culture*)、《氏族、種姓與社團》(*Clan, Caste and Club*)、《文化人類學新論》(*The Study of Literate Civilizations*)、《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家元：日本的真髓》(*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及《徹底個人主義的省思：心理人類學論文集》(*Rugged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Essay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等書成為主要翻譯對象，再加上由烺光口述、徐隆德博士紀錄整理的中英文版《邊緣人：許烺光回憶錄》(*My Life as a Marginal Man: Autobiographical Discussions with Francis L. K. Hsu*)，均已決定全部委託品質嚴謹著稱的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負責陸續出版發行，相信必能獲得廣大讀者的肯定。在此特別感謝南天書局魏德文社長與編輯部全體工作同仁的悉心努力。

在烺光的著作集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回憶錄》的出版，因為過去他的書全部是由外國出版商負責排印發行，而這次他存心將一生最重要的回顧指定交給國內出版商負責，並發行至英文世界，也算是一種葉落歸根的回饋心情。該《回憶錄》相當於烺光的自傳，是他在病中兩年用英文口述，由徐隆德博士陸續記錄、整理、翻譯，並經過我和兩位女兒思華、儀南親自校訂，內容並收集了烺光過去在英國留學倫敦經濟學院時期，向國內《西風雜誌》的定期中文投稿，反映了當時一位海外中國留學生在抗戰期間在國外的內心感受，五十年之後重溫舊事相當有意義。

近年來烺光身體多病，但在病中獲悉他的著作集仍將順利出版，令人雀躍。我願在此再度代表烺光向每一位參與著作集的工作人士獻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許董一男

1996年5月27日

美國加州磨坊谷寓所

編註：國立編譯館前館長趙麗雲於1997年7月離職。

許烺光院士於1999年12月15日在加州逝世，享年90歲。

自序——個人主義：一把雙刃劍

從任何一個標準來看，美利堅合眾國的成就記錄都十分傑出，所有國民都會因此而感到驕傲。我們（美國）政府的穩定性可以承受得住總統暗殺事件。我們國家政權的轉移是週期性地根據選票，而不是根據暴力來達成。

vii

我們展現了將科學研究成果轉移至工程技術的卓越，其中包括商業和工業管理的技術。這樣的成就絕非偶然：即使美國只剩百分之七的土地是農業用地，仍然能夠充分地自給自足，並且還能夠提供或出售大量食物給世界上包括蘇聯在內的其他地區人民。我們的超級市場和連鎖加盟店，例如麥當勞(McDonald's)，已經擴展到世界上大部分地區。

如果沒有美國參戰，〔西方聯軍〕將不可能在那兩次有可能會使人類轉變為野蠻社會的世界大戰中贏得勝利，這樣的說法並不誇張。當我們罷免一位失職總統的時候，我們法律的基本精神獲得最高展現。與來自其他社會的同類產品比起來，我們的電影和音樂為地球上更多的人提供了娛樂。生產線的想法雖然最早是使用在數個世紀以前的中國，但卻是美國人將它運用在大量的生產過程中，使得美國工業在二十世紀取得領導地位。

我們的名人錄也相當可觀，他們的貢獻增進了全人類的福祉：富蘭克林(Franklin)、愛迪生(Edison)、貝爾(Bell)、福特(Ford)、沙克(Salk)、杜威(Dewey)、歐本海默(Oppenheimer)，這些名字只是其中一小部份。到1980年為止，諾貝爾獎一共頒出467個獎。其中156個獎(33%)頒給

了美國人。雖然許多擁有這項殊榮的美國得獎者是在其他國家出生和成長，但這豈不正好顯示出美國社會的開放和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吸引力？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可能讓一個像季辛吉(Kissinger)這樣的外地人當上國務卿的職位？

美國人對個人自由和平等的熱愛無以倫比。其他社會裡的人，不會耗費如此高度的關注和努力在個人身上，包括殘障的人。公共建設中為乘坐輪椅者所設置的特殊坡道、給麻痺患者使用的精心設計和受過訓練的猴子、給盲人用的導盲犬等，這些不過是其中一小部份例子。我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能夠自豪於我們社會的慈善事業和科學基礎。

人們會沒有意外的一再聽到有關美國之夢的種種，但卻從未聽說過中國之夢、日本之夢，甚或英國之夢。

viii

不過，我們美國也有從任何一個尺度來看都難以自豪的另外一面，它經常會使我們想要否認或不予理會，例如一些少數人所做的事情：越軌、病態心理及習慣性犯罪。類似以下的標題不斷出現在我們的新聞媒體上：「少年劫匪毀了窮人家庭的聖誕節」、「外交官被毆打搶劫」、「32歲男子被控強暴母親」、「14歲男孩因殺害鄰人被拘留」。哥倫比亞廣播網(CBS)「六十分鐘」節目中的一段提到，1980年洛杉磯的謀殺案有四分之一是由兒童所犯。播報員艾迪·布萊得雷(Ed Bradley)說，每一個接受他和哥倫比亞廣播網助理訪問的警官都告訴他們，兒童犯罪比成年人更加惡毒和不可預測。

在某些案子裡，惡行重大的程度比一般所想像的還要令人吃驚。

「青年人將生命耗費在肉慾和性的暴力中」，「一名24歲婦女在第二街開啓她的車門時被四名年紀在16到18歲之間的年輕人持槍綁架」，她被劫持了四個小時，遭到凌辱、搶劫，並被踢出車外，「接著這些年輕的攻擊者朝她開了兩槍，然後開著她的車子碾過她揚長而去」（《舊金

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981年7月14日)。「官方考慮…是否要起訴一名九歲男孩，警方說這名男孩朝他的六歲玩伴心臟開槍，然後將垂死的小孩拖到外面，丟棄在樓梯間」(《西奧克蘭論壇報》[*West Oakland Tribune*] 1980年8月15日)。

但是暴力犯罪並不侷限在任何年齡、社會經濟階層、種族或族群；女性犯這類罪行的比例和男人一樣。最近《舊金山紀事報》(1980年8月11日)以「遊樂場職工被女人毆打」這樣的標題報導了一個事件。一名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九十二歲老兵不僅被兩名女子搶劫，還被狠狠K了一頓。

最不可思議的一件案子，是一名坐在輪椅上的男子所犯下的搶案。

「警方說，丹尼·史泰能(Danny Stettner)坐著輪椅，從他家穿過兩條街闖進自由港灣站，向著受驚嚇的管理員舉起0.22口徑手槍，並要求交出錢來。待皮夾塞滿大約兩百塊錢後，他才迴轉輪椅離開」(《舊金山紀事報》1981年12月10日)。

每一項報導皆都顯示，暴力犯罪已經蔓延全美國，而且持續在增加中。1970年的紀錄，每10萬人中有363.5個暴力犯罪的案例報告。1980年上半年，這項數字跳升到535.5(《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1980年10月27日)。犯案手法的變化和多樣性十分駭人聽聞，從大屠殺(理查·史派克[Richard Speck]，約翰·溫·蓋瑞[John Wayne Gary])到食人者都有(艾得蒙·坎普三世[Edmund Kemper, III])。根據《舊金山紀事報》1981年5月29日的報導，艾得蒙殺了八名婦女，肢解她們，並吃下其中一些受害者的肉)。

家庭成員也容易彼此傷害。各種評估數字告訴我們，每年大約有200萬到400萬嚴重虐待兒童事件發生(Helfer and Kempe 1968:24-25)。中老年人的虐待也已經達到「瘟疫的水準」。「平均每年有將近250萬件蓄意虐待兒童的事件發生」(根據1981年12月舊金山市家庭服務局

的一份通訊)。有些官方單位也曾描述，毆打及虐待妻子的發生率也像傳染病一樣。

我們某些公立學校也已經變成真正的叢林。從1980年9月到1981年1月的五個月之間，加州的學校裡共有22,961人淪為暴力的受害者，其中912件案子涉及武器的使用。這些案件的數字顯示最大一群受迫害者是學生(19,315)，其次是教師(1,783)（《舊金山調查報》[*San Francisco Examiner*]1981年8月5日）。

許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暴力的恐懼已經成為大多數美國人最關切的事，這部分甚至高出對物價上漲的恐懼。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的一篇專文就以「恐懼正在街上蔓延」為標題（1980年10月2日）。

我們社會中的暴力現象，是一種隨著日益擴大的工業化、都市化、現代化而產生的新現象嗎？答案似乎並不是肯定的。

1977年8月12日《芝加哥太陽時報》出現兩篇報導。第一篇是關於在德州發生的一種新手法的謀殺案，涉案的兩名十幾歲男孩供稱「以5至200元的代價，為一位名叫科爾(Corll)的33歲男人，誘引其他男孩來，供其凌虐、強迫進行同性戀性行為，並殺害他們。」其中一位男孩坦承協助某些殺害行為，後來並將科爾射殺。

同一份報紙的另一篇報導是關於十九世紀的事件，標題為：「也算大屠殺記錄？讓1896年此地的47條人命告訴你」。「上週在德州發現的大型謀殺案，並不會掩蓋掉1896年芝加哥的慘案記錄，當時荷門·韋伯斯特·馬杰特(Herman Webster Mudgett，也就是著名的何姆斯[H.H. Holmes])坦承謀殺了47個人…，馬杰特在1892年建造了一座後來稱為「凶手堡」的著名建築…，二樓是一個房間無門或門內無房間的迷宮，那裡有三十間沒有窗戶、密閉且裝有瓦斯管的臥房，何姆斯（即馬杰特）可從他的房間以氣閥加以控制…，從這些房間到地下室，有

一條坡道供何姆斯運送窒息的受害者。地下室裡有解剖檯和全套手術用具，以及一座嵌在牆裡的焚化爐，和三只裝了酸液和生石灰的大桶…，警察在地下室的爐子裡發現人的骨頭、裝在箱子裡磨光的骨架、浸血的繩索、染血的衣物和肢刑架…。何姆斯被吊死時年35歲。」

我國（美國）的藝術、科技、政治成就與我們社會中的暴力現象有什麼關係？我希望讀者能在以下各篇中瞭解到，成就和暴力事實上是源於一個共同的分母：即徹底的個人主義(rugged individualism)。

x

回想一下化學裡的一個簡單的事實， H_2O 是我們喝的水，但是 H_2SO_4 是一種強酸，假如直接接觸到會嚴重傷害我們的身體。雖然兩種化合物包含某些共同元素，彼此卻完全不同，表現出根本相異的性質。與此類似，徹底的個人主義和科學或藝術結合的結果，與個人主義和挫折、憤怒、貪婪、慾望等結合的結果十分不相同。

想要瞭解成就和暴力間的關連，第一步應認清所有的創新都是一種叛逆的形式，一種對於常態的偏離。我們將社會所支持的叛逆稱為創新，而將社會所不支持的創新稱為叛逆。不論一個個人主義者是否尊重既定的規則，當他的傾向愈極端，在朝向目標前進時就愈有創造力。而這樣的個人主義者也就比較不會關心他／她的成功是不是靠犧牲別人而達成。事實上，正如馬科比(Maccoby)在他的 *The Gamesman* (1976) 書中巧妙表述的，現代法人事業傾向於將成員組成一支求勝隊伍，「切牌然後賭下去」，為此甚至不惜單方面強調個人的野心，而不顧人類其他原有的情感。為了成功，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在「邁向」他的目標時，將所有其他人都當作「東西」，假如他們阻擋了他的去路，就會被處置、壓迫或去除。

曾經擔任洛克福學院(Rockford College)校長的約翰·霍華(John Addison Howard)，在他為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前校長丹尼爾·馬許(Daniel L. Marsh)的書《世代的接續》(*Unto the Generations*)(1968)所

寫的序中談到：

我們所居住的社會正裂開許多傷口。近幾年來公眾行為趨勢的投射，表現出一個人人爲己、有勢力才有權利的國家共同體恐怖幽靈…聰明而敏銳的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觀察到：唯有在人民的行為習慣能夠配合的情況下，一種政府的形式才能運作。⁽¹⁾

我認爲美國儘管已有巨大的成就，但美國人正日漸趨向於某種特定的行為方式，這種行為方式藉著擴大我們社會中反社會的一面，使得我們的民主政府形式愈來愈難運作，這種情形或許與我們的成就有連帶關係。

xi 霍華和馬許對於美國社會趨勢的診斷雖然正確，但是他們企圖提醒美國人記取祖先的開國精神以改變社會的趨勢，這種做法卻是一種錯誤。今天的美國人所擴大發展的正是當年同樣驅動他們祖先的個人主義。當代商業、工業和政府部門急速變遷所引發的需求，已經將許多美國人塑造成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所謂的「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1956)。但是在心理學的層次，徹底個人主義仍然十分活躍。這就是爲什麼馬科比在其書中所描述的組織人員，即使成功了仍然不快樂而且不滿足。我們的社會將繼續產生更多的天才和明星，他們在各個領域都能贏得優勝，但是這個社會也將無情地孕育出更多的失序和犯罪，他們反社會的創造力將達到更令人憂心的程度。

在大眾的觀念中，犯罪者和社會所稱頌或風靡的行為之間已經沒有清楚的界線。這種情形生動地表現在下面這個事例中。奧斯華(Lee

1 丹尼爾·馬許在這本書中收集了五月花協定、林肯第二次就職演說、威爾森的遠離革命說，和麥克阿瑟在日本正式投降時對國民所做的演說等八種美國歷史文獻。

Harvey Oswald)*的母親在她兒子被殺之後，藉著出售他的遺物和照片以及提供奧斯華的故事，還有定期授權製造奧斯華紀念品等，獲得了一筆財富。在一個紀念文鎮上刻著：「我的兒子，奧斯華，即使在他死後，他為國家所做的一切仍勝於那些活著的人」，這個文鎮標價250美金。當一位顧客抱怨太貴時，奧斯華太太叫道：「你開什麼玩笑？這可是李·哈維·奧斯華」（依據《新聞週刊》[*Newsweek*] 1967年12月4日的報導）。

「美國正在迅速變成一個坐困愁城的國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1980年10月27日）。人們不敢在晚上到公園或運動場去。這和我們早期的祖先不同。我們有能力防禦野獸的攻擊，但卻非常害怕我們自己的同類。面對日益高漲的暴力現象，美國人的整體反應是「該如何保護自己？」

許多報紙正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例如標題為「這個城市最危險的幾條街」的一篇報導，指出舊金山最容易被打劫和最不容易被打劫的區域（《舊金山紀事報》1981年10月19日）。另一篇報導「兩名劫匪的自白」，詳實提供了已遭判刑的劫匪提尼·汀·希姆(Tiny Tim Sims)和李特·約翰·喬治(Little John George)犯案的細節。他們兩個人都說「受害者只能怪自己」，他們勸告讀者「不要攜帶超過50—100元的現金、不要穿著花俏的衣服或珠寶、在白天出去工作、避免錢財露白」（《舊金山紀事報》1981年10月19日）。同報另一篇文章的標題為「誰容易被謀殺？」

（1981年12月15日），根據舊金山警局提供的1981年1月至11月份的報告，該文作者告訴我們，受害機率最高的是「年齡在21到30歲之間的男性白人」，而且「許多謀殺都發生在盲目約會及牽涉到嫖妓、賣淫和吸

*【譯註】奧斯華於1963年11月22日在德州達拉斯暗殺約翰甘迺迪總統，幾天後奧斯華亦於押解途中被暗殺。

毒等活動」。最後，《舊金山紀事報》的生活版出現了一份「個人安全實用手冊」（1981年12月30日）。它的基本觀點是：「在公共場所避免遭受攻擊的最好辦法，是以某種方式將你自己表現得不好惹…顯示出你是一個有份量、不會輕易受侮的人…同時謹記：容易被掌握行蹤就容易受傷害…爲了這個原因，試著讓你的日常行爲和特殊活動變得難以掌握…擁有許多嗜好…比較有保障。舉例來說，晚上要坐進車子以前先檢查後座…」這份手冊接著分成四個部份來提示重點：「如何在巴士和火車上避免危險」、「自我保護的工具」、「上街安全須知」、以及「道路警戒」。

我們的政治家和官方，對於解決暴力問題有沒有什麼構想？最近的一個努力成果是由司法部長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創設暴力犯罪特別委員會，由前任司法部長葛瑞芬·貝爾(Griffin B. Bell)和伊利諾州州長詹姆士·湯普生(James Thompson)擔任聯合主席。到1981年6月爲止，它已經在華盛頓、洛杉磯、亞特蘭大等地召開公聽會。它的建議有哪些呢？「協助將廢棄的軍事基地轉移給州政府，以抒解監獄擁擠問題；加強追捕42,000名暴力通緝犯；要求陸軍協助打擊毒販；以及諭令地方警察進駐有暴力傾向的公立學校」（《舊金山紀事報》1981年6月15日）。

雖然這個特別委員會的最後建議案還未知，某些公開的談話已經透露了未來的想法。湯普生州長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S）（1981年8月16日）訪問時提到三點：(1)強硬對抗犯罪；(2)由聯邦政府協助各州建立更多監獄；(3)從販毒這個根本原因著手。幾個月後，司法部長史密斯在國家記者協會發佈了雷根總統關於聯邦打擊犯罪的想法（《舊金山紀事報》1981年10月23日）。綜合起來，主要的想法如下：(1)槍枝使用條例；(2)受害者賠償；(3)憲法上有效的死刑；(4)允許法官拒絕讓予「釋放後會有明顯危害」的嫌犯保釋。

加州的「犯罪控制與暴力防範」廿二人委員會是一個和聯邦特別

委員會類似的機構，他們在1982年1月間完成了為期兩年的犯罪原因探討，提出一份相當長的清單指出常見的犯罪根源，例如虐待兒童、破碎家庭、種族仇視等，但最後增加了一項新的正面因素：「溫和的成長背景：一個正面的成長背景——溫和、充滿愛心且家庭圓滿的成長經驗——有助於兒童的健全發展」並較少有暴力行為（《舊金山紀事報》1982年1月28日）。

我們對於暴力所做的努力，和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中對飢荒、瘟疫、貪污和苦難所做的努力，兩者之間有著令人好奇的平行關係。中國人所熟知的許多起義反抗事件，每一次起義成功，領導者就自己即位成為新朝代的新皇帝，並且像前朝皇帝一樣地施行統治。他並沒有提出新的意識型態，也沒有將官僚系統或社會經濟階梯重組，沒有提出新的誘因，也很少將司法、行政、立法的程序加以改變。過去中國的監獄就好像是地獄一樣，但是中國人從未進行獄政改革。中國人面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如果你覺得不好，就不要犯罪下獄」。另外，中國婦女纏足已經超過一千年，但是從未有領導者提議將他們的母姊與妻女從這種慘無人道的習俗中解放出來。同樣的，許多中國人對於此事的態度是：「如果你不喜歡，就不要生為女人」。也許美國讀者會覺得這樣的話聽起來很可笑，但我這樣說絕對不是在開玩笑。

xiii

以下的說法也許同樣地有點奇怪，但我必須說，相對於美國人對待技術和科學的態度，美國人對待暴力犯罪的態度，和中國式的改革有相同的特色。舊的統治者被新的統治者取代。老的學者退休後，繼續在我們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新的職位。但是他們所主張的仍然是那一套。由於不願碰觸美國人的「聖牛」(sacred cow)*，他們仍舊只探

*【譯註】聖牛是印度文化中的重要象徵，與印度人的生計、宗教、文化精神息息相關，因此印度人禁止屠殺牛，作者以此比喻個人主義對美國人的重要。

討表面現象，把監獄、警察、沒有實效的警報和監視設備、特別授權、警笛、槍，以及對於危險情境的避免等，看做是僅有的答案。

徹底的個人主義不只和我們的暴力問題有關。如本書幾章將要指出的，它也可能是讓我們瞭解許多其他事情的關鍵，包括美國人對宗教、精神病學、藝術、文學和性的態度，以及我們對其他民族的反應，例如日本人的工業化為什麼那麼成功。

現在難道不是我們（美國）以革命性的看法來重新檢視我們的聖牛，並重新思考徹底個人主義的時刻？